



血染奉天

● 崔春昌 著
● 辽宁民族出版社



长篇历史小说

血染奉天

崔春昌 著

“精品”首发式
新闻发布会 纪念

沈阳市东陵区长白乡政府

辽宁省散文学会

1996年4月10日

辽宁民族出版社

1993年·沈阳

辽新登字 7 号

血染奉天

崔春昌 著

辽宁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沈阳市和平区一马路 108 号)
沈阳市兴隆印刷厂印刷

字数:140 000 字 开本:787×1092 1/32印张:

印数:1—2500

1993 年 3 月第 1 版

199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张 涛

责任校对:丛培英

封面设计:李京华

ISBN7-80527-309-X
I·117 定价:5.00 元

目 录

第一回	访山庄走马怀旧事 逢知己把酒话心机	1
第二回	叹人生姐弟并鞍辔 逛皇寺母子谒佛尊	7
第三回	失马人寺前遇名伶 达喇嘛花房备堂会	13
第四回	抱不平大闹实胜寺 行侠义夜留林翠卿	19
第五回	吐真情鸳鸯成好梦 顾大局塾师说张桂	25
第六回	林黛玉欢欣逢喜事 三义士慷慨拟电文	31
第七回	恶官吏施计探恒府 亲兄妹遭劫失影踪	37
第八回	施医院恒六获线索 大帅府恶人告刁状	43
第九回	弄权术增祺施淫威 反朝廷义士劫大牢	49
第十回	入帅府倪萍献绝技 释劫难兄妹温旧情	55
第十一回	侠义女雪夜离张府 多情男桥头赠白马	61

第十二回	老恒泰衣锦还奉天 张荫华荐书入恒府	67
第十三回	巨流河宝琨被围困 林黛玉雪夜来送行	73
第十四回	西太后怒赐翠蟾螭 二英雄忧论危时局	79
第十五回	为求学违心成大礼 替捐书大意酿风波	85
第十六回	译学馆张榕结新友 辽东地日俄点烽烟	91
第十七回	金老五山寨碰硬壁 吴佩孚辽阳话军机	97
第十八回	浑河畔克留金毙命 施医院徐小姐感恩	103
第十九回	谋大事义士剪发辮 设粥棚张府赈难民	109
第二十回	上山寨“掐灯”论枪法 会匪首“典鞭”逞虎威	115
第二十一回	出师旅民军初获胜 奏凯旋中外皆震惊	121
第二十二回	施伎俩张锡奎献马 逞野心侵略者鏖兵	127
第二十三回	捐书信英雄聚省府 揭骗局豪杰进京城	133
第二十四回	前门站吴樾炸花车 直隶府张榕入牢监	139

第二十五回	典狱长往来传书简	
	黄先生奔走救张榕.....	145
第二十六回	老佛爷批卷挥御笔	
	张荫华越狱订密约.....	151
第二十七回	勇王璋弃职释要犯	
	美倪萍舍身阻追兵.....	157
第二十八回	识黄兴参加同盟会	
	传书信招募革命军.....	163
第二十九回	双龙山英雄重聚首	
	锦州城义军再出师.....	169
第三十回	北大营陈干下书信	
	总督府门生说阴谋.....	175
第三十一回	赵尔巽暗施缓兵计	
	张荫华智设同学会.....	181
第三十二回	闻噩耗群雄定大事	
	临危局统制表忠心.....	187
第三十三回	张作霖大闹谘议局	
	革命党组织急进会.....	193
第三十四回	偕拜寿恒府设会场	
	议和谈知单藏杀机.....	199
第三十五回	烈士血碧染奉天城	
	情人泪痛洒英雄冢.....	205

第一回 访山庄走马怀旧事 逢知己把酒话心机

“嗒……”急促的马蹄声划破了山谷的沉寂，绿荫掩映的盘山道上两骑翩翩。

“跟上！”前面骑白马的是位蓄着连腮胡须的青年，他回头大声喊道。后面小厮打马追上：“二爷的马好快，傍晚准能赶回盛京。”

“哈，是真正的白龙驹！”连腮胡须紧勒一下缰绳，脸上绽出笑意。看样子他能有十七八岁的年纪，浓眉大眼，膀阔腰圆。说话瓮声瓮气，好一条粗犷豪爽的关东汉子。你道他是何人？待笔者细细交待。

这青年姓张，名榕，字荫华，号辽鹤，乃奉天有名的富户张钦善之次子。去年盛京奉天流行瘟疫，父亲染病故去，家中之事便由他和兄长张柏支撑着。上月他与兄长去兴京（新宾），为的是照看他家在那儿开设的粮栈、当铺等商号和放粮赈济灾民。

兴京是出宝马良驹的地方，谁人不晓“赫图阿拉”城是努尔哈赤的战马驯养基地，史书上还有着“将胡之家，千百成群”的记载呢。至今当地人仍是养马成风。张榕好骑射，对马颇有兴趣。于是把一应大事推给哥哥料理。他便专心去逛马市，终于挑选出这匹白龙驹。准备送给心爱的小师妹倪萍。他与她有半年没有见面了，那是因为父丧在身，按祖宗的规矩半年不得出门会朋访友。如今半年已过，他首先想到她那儿去探望。

于是与兄长作别。骑着白龙驹去会倪小姐。张榕与那小厮缓辔而行，眺望苏子河沿岸的春光，心中泛起一阵阵快意。

两年前，也是这个时节，他去辉山射猎。山坡的树丛中蹿出一只山鸡。他挽弓便射，就在他的箭要射中山鸡的瞬间，从侧面飞去一箭射中了山鸡咽喉。那山鸡带着两只箭扑棱了好远。他快步追去，拾起山鸡，心中暗暗称奇：“在这奉天地面，论起箭法，自己是顶呱呱的了，真想不到天外有天，人上有人。”他正待看个究竟，忽见一位头扎淡黄缙巾，身披猩红斗篷，身着瘦袖口月色箭衣，足蹬软底黑缎子绣花高腰靴的少年飞步赶来。这少年生得粉面朱唇，明眸皓齿，好不俊秀。张榕心中很是喜欢，举起山鸡问道：“可是这位小兄弟与我同射的吗？”

那少年机警地盼顾着，见张榕举止儒雅，不粗不俗，便钦敬地说道：“俺不知壮士在此试箭，冒犯了！”

“哪里话，我看得分明，是你先射中的，是我们打扰了你，这山鸡应当归你。”张榕把山鸡捧过去。那少年抿嘴笑道：“难道你不知山里规矩，谁先拾到就归谁。你把箭还给我就行了。”说罢从山鸡身上拔下一箭，径直下山。

“等等！”张榕忽然想起还没问知少年姓名呢，便大声喊道：“请留下姓名！”怎奈人已不知所之。

天近晌午，张榕口渴下山找水，穿过一片树林，见一土墙围成的院落，在红桃绿柳的映衬中显得幽静、古朴，宛若纤尘不染的仙境。张榕上前叩柴扉。一位鹤发童颜的老汉探出头，问明情由，把他们让进房内。然后向对面房中说了声：“萍儿，打茶！”

不消片刻，一位如花似玉的少女手托茶盘颌首微笑而入。张榕不觉一怔，这不是射山鸡的少年吗？于是道：“你是……”

“恕俺慢待了，”那萍儿也认出张榕，于是羞怯地垂下头，

彬彬有礼地把茶捧上前：“壮士，请用……”张榕接过茶一饮而尽。那老汉捋着胡须笑道：“请壮士留下尊姓大名。”张榕打躬致谢，报了“家门”。这时萍儿取出一支箭放在桌案上：“这上面刻有‘张’字，我拿错了……”萍儿羞赧地向张榕表示歉意，竟使张榕尴尬起来。他忙在箭筒中寻出萍儿的那支。老汉笑道：“你们既是同射一只山鸡，倒也有趣，那箭还是留做纪念吧！”张榕赶忙道谢，萍儿羞答答地离去。

此后，张榕与萍儿成为武场好友。他对她的家世也渐有了解。萍儿父亲倪刚是武林出身，光绪二十年与妻女由山东飘海来旅顺太阳沟落脚，以教习武术和江湖鬻艺谋生。甲午战争那年夏天，他父女来盛京闯江湖。不料，两个月后旅顺陷落，日军进村杀掠，老伴饮恨倒在血泊中。他父女便移居这里，半是农耕半是卖艺地过活。张榕常来此请倪刚指点武艺。那倪萍也身手不凡，常与张榕对打，演习棍棒刀枪。张榕与倪家父女交谊日笃，武艺也大有长进。那倪萍的影子也渐渐印在他的心上……

张榕边追索往事边打马趲行，不觉来到辉山脚下。他走到倪家门前一看，不由得大失所望，柴扉紧锁，门扇下边用尺许高的土堆掩埋着。

“桃花依旧，人面何在？”张榕久久地伫立在门前，望着那掩映着墙垣的红桃绿柳慨叹不已。

张榕未能见到倪家父女，心中怅怅，这儿的一草一木，一沟一壑他都十分谙熟。小溪边他与萍儿照过身影，树荫下她与他练过拳脚。而此刻她踪影渺渺。旧日的欢笑，旧日的足迹都像梦幻一样逝去。他觉得一种难耐的失落感袭上了心头。他不忍再看下去，便打马登程，直奔座落在奉天城小北关榕光胡同的宅第。

回到府上，张榕把这匹心爱的白龙驹牵进马厩，喂上精料，从头到尾地相看着。这马骨瘦身轻，毛白如雪，边吃草料边机警地抬头巡视。张榕抚摸着它的鬃毛说道：“可怜的马啊，你本来应当姓倪……”那马似乎尽解人意，不住地打着响鼻。

张榕叹了口气离开了马厩，去后院见母亲龚氏。龚氏又说起徐家小姐。那是父亲生前为他订的娃娃亲。张榕本是个孝顺儿子，这父亲之命实在让他为难。他心想，倘若这徐小姐是倪小姐就好了。唉！这世上的事太不尽人意啦。他只好婉言推却说：“孩儿年纪尚小，如今功不成名不就，等等再说吧！”

张榕的脾气龚氏是知道的，他要说不行的事，别人再劝也白搭，只好暂且作罢。

张榕回到自己房内，坐在案前，捧出《全唐诗》想找几首快诗，吟上几句解解心烦，忽然见案旁笔筒中插着倪萍的花翎箭，心头顿时一阵悸跳，思绪不觉烦乱。他竭力使心境平静下来，然后胡乱地翻动着书本，忽然看到杜甫那首写马的诗。于是轻轻地吟诵起来：“……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吟罢摇起头来：“这世上可堪托死生者又有几个呢？”

正在他愁思难遣的时候，家人禀报：“恒六爷来访。”张榕赶紧起座出迎。只见那恒六爷头戴青色瓜头帽，身着深茶色长袍马褂，外套青色带暗花图案的坎肩款款而来。那清秀的眉目间、嘴角上绽露着文人才子特有的风韵。他见张榕迎来，拱拱手，先声夺人地说：“荫华，我来过两次，这可是三顾乃得一见。”说罢诙谐地一笑，露出两排洁白齐整的牙齿。

“宜山兄，一月不见，风韵又添。请！”张榕拉着恒六的手进了房内。坐定后让家人取出从兴京带回的“罕王醇”坛酒和酱卤鹿肉，与恒六小酌起来。这恒六名宝琨，字宜山，比张榕年长

四岁，但在张榕面前却像个小弟弟，谈笑风生，无所顾忌。他听说这酒肉是从兴京捎来，便兴奋不已：“这半年我天天饮酒，醉生梦死地度日，不曾认真品过酒味，今日倒要好好品品。”

二人边饮边说，不觉从“罕王醇”说到罕王。宝琨咂了口酒，把杯子重重地放下：“罕王凭着武功得了天下，可谓一世枭雄。这江山传至今整十一代。康、乾可谓明君英王。可这近代却一代不如一代。竟让洋鬼子打入了金銮殿。慈禧太后携光绪帝西迁至今未回。俄人乘北京危乱，活捉了盛京将军增祺……你说这叫什么世道！”说至此，宝琨声泪俱下。

“宜山兄，我正要问你，家父可有信儿？”

“前几天稍回信来，他随驾西迁，经太原去西安，不知什么猴年马月能回北京。”

宝琨挥起一拳，重重砸在桌案上，震得杯盘山响，酒也溢出杯子，张榕用绢帕擦净桌面，又把酒斟满，然后问道：“仁兄，你读了十二年专馆，又兼有一身好武艺，堪称奉天人杰，却不知有何宏图大志？”宝琨干了一盅：“大清朝无能，我耻于做当朝的官，宁愿于户牖之下度尽天年。”

张榕试探道：“仁兄，有朝一日我若得志，定要倡办民军，捍御外患，不知你能否襄助？”

“嗯？”宝琨一惊，低声问道：“你这是真话？”

“是的！”

“好，好样的！”宝琨拉住张榕的手：“兄弟当鼎力相助！”接着又叹道：“荫华乃帅才也，可惜生不逢时！”

张榕笑道：“知我者宜山兄也，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尽兴，尽兴！”宝琨兴奋地用筷子敲着酒盅：“我为张元帅唱上一曲：金风飒飒绣帘拢，九月里重阳菊花红，林颦卿四处散闷香躯弱……”

一曲唱罢，张榕击掌称妙。他晓得宝琨好乐，子弟书唱得一绝，常出入茶园，有时还客串些曲子，族人常骂他不肖。他全不在乎。今日这“红楼”段子准是新学的，于是问道：“老兄，这段鼓词跟哪位艺伶学的？”

“大鼓皇后林黛玉。”说起林黛玉，宝琨突然想起今晚与她有约，于是起身告辞：“荫华，今晚我与林黛玉定好，长发园票一段，为她助演，改日再叙！”说罢撩起袍襟，匆匆而去。

第二回 叹人生姐弟并鞍辔 逛皇寺母子谒佛尊

张榕回到府上料理了一些事务，拜会了一些亲朋，详情自不必细说。且说这一日，姐姐张桂从婆家回来。说明日是实胜寺长寿佛庙会，要陪母亲去拜佛，也好让老人家从烦乱的忧思中得些超脱。

吃过晚饭，娘儿几个唠起了家常，张桂数落起丈夫的不是。也难怪，她今年24岁，是位秀眉秀眼，光彩照人，性格开朗，洒洒脱脱的女性。她读过专馆，有学识，鄙视封建礼教，崇尚新学，喜欢交谊。17岁那年由父亲作主嫁给三陵世袭四品官王书铭的独生子王世祺。这王世祺不仅生得丑陋，且性情骄横冷僻，思想又颇为守旧。在他眼里女子无才便是德。因而不愿张桂抛头露面。张桂哪里肯依，常与他口角，夫妻关系若即若离，婚姻根本谈不上幸福……

听着姐姐的诉说，张榕心思越发沉重。于是推说身体不适，回到卧室，早早睡去，以求暂且离开这惹人烦恼的世界。

早晨天色微明，张桂就来叩他的门，让他早些打点去实胜寺的车马和用度。张榕吩咐家人备了两乘黄帷软轿，给母亲和姐姐乘坐，又让老家人高鸿顺跟去照料。他自己不信神佛，又无逛庙会的兴趣，不打算去了。可姐姐硬要他陪着说话。张榕可怜姐姐命苦，又觉得姐弟平日也确实难得叙谈的机会，于是应下同去。

轿夫抬出两乘软轿。张桂让母亲上轿，自己却不肯乘坐，

硬要骑马，母亲先是阻拦，可张桂说这样和弟弟说话方便，母亲只好依她。张榕便把那匹白龙驹牵给姐姐骑乘。

一切准备停当，一行人便颠颠簸簸地上了路。

那实胜寺全名叫莲花净土实胜寺，座落在奉天城西郊攘门外二里处（现北市场西北），是清崇德元年（1636年）七月由清太宗皇太极赐建，所以也叫“皇寺”，又由于当时喇嘛教有黄、白、红、花之分，而实胜寺的喇嘛尊奉的是黄教，身着黄衣，头戴黄帽，连寺院的建筑也以黄色为基调，因而还被称为“黄寺”。从张榕家去实胜寺少说有八里路。张榕与姐姐并辔前行，四个轿夫颤悠悠地抬着轿子尾随，老家人高鸿顺殿后。张榕先与姐姐谈起白龙驹，后又谈起倪家父女。姐姐是过来人，深深理解弟弟对倪萍的爱慕和思念，但又晓得和徐家的那门亲事，所以叹息不止。因此姐弟俩沉默了好一会儿。张桂望着灰蒙蒙的天空，感到一阵阵阴冷，不无调侃地叹道：“定是佛爷不作美，使天公怒怨，方造成人间‘情’少‘淫’多吧！”

一阵阵凉风掠过，空气中弥漫着湿漉漉的水雾。仿佛整个世界都被水浸泡过似的。路旁那沉甸甸的柳丝在风的拂动中不住地战栗着。透过绿荫，时而可见野地上那一堆堆隆起的新坟和一座座败垣荒村。偶尔几只乌鸦从野村荒藪间飞窜出，在行人头顶上盘旋，呱呱直叫。张榕紧锁着眉头，近几年的天灾人祸不知踢蹬了多少人的性命。大凡过来的人都不会忘记光绪二十六年，也就是去年那次大瘟疫，来势实在凶猛，回首一瞥好不凄惨，一些五大三粗的棒小伙朝染病暮送命，真是人命危浅，朝不保夕。那天灾蓦地到来，使深受兵燹创伤的关东人陷于迷惘、困惑、惊慌万状。继而又在无可奈何中沉静或麻木起来。在死的氛围中沉溺下来的人大概不再把死看得那么痛苦、可怕，也不再把生看得那么神圣和理所当然。或许感觉到

生与死只有瞬间的差别，是生理上的一种偶然和侥幸。他就是这偶然与侥幸中生存下来的一个，而父亲却是这偶然与侥幸中死亡的一个。他的死使全家人都蒙受着痛苦，在那些日子里他觉得自己的血液凝固了，呼吸窒息了，他需要解脱，需要活得无拘无束，需要唤起被遗忘了的希望。然而他决不像母亲那样祈求神佛给以超脱，也许因此他在酒后向宝琨吐露出自己的心志。但他又时而觉得自己的路渺渺茫茫。一阵小风吹过，他抖了抖湿乎乎的衣袖，下意识的打了个寒战，又是一阵无名的惆怅。

“荫华，我想同王家离婚，”张桂突然说道：“你看……”

“嗯？”张榕惊疑地：“你想好了吗？”

“哼！”微风掀动起张桂乌黑的秀发，她扬起头，一抖缰绳，纵马飞跑了几步，又将马勒住，她那双美丽的眼睛里从容地吐露出自信的神情：“想好了，不过还须下决心。”

他们又都沉默下来。忽然从后面跑来两骑，拦在张桂的马前：“太太，老爷让小的接你回府，您是不是……”

张桂见来者是王府的家丁，不屑一顾地说：“你们告诉王世祺，回不回去是我的自由。”

“可老爷他、他……”家丁面有难色。

“现在我要陪老太太拜佛，没工夫听你说！”说罢打马上路，一行人直奔实胜寺。

张榕他们大约走了半个多时辰，才来到实胜寺门口。只见人流熙攘往来，好不热闹。空场上摆地摆摊的不住地吆喝叫卖。这闹噪令人感到烦乱。张榕打发老家人高鸿顺将自己的名帖和捐赠送进去，以讨个清静方便。

这实胜寺，张榕还是头一次来朝拜，好大个院落，宅深两进，山门三楹，瓦顶皆是琉璃黄色。被水雾打湿后显得格外晶

亮。山门前东西各有一个飞檐斗拱的木结构下马牌楼。张榕姐弟把马拴在旁边的石柱上，让轿夫放下轿子歇息。龚氏不时地掀开轿帘向外探望。她那清癯病弱又不失俊雅的面庞上绽露出十分虔诚的神情。

“妈，咱们进去吧！”张桂把龚氏扶下小轿，缓步向院内走去。进了山门，就听得一阵浑厚悠扬的钟声响起，原来是一个小喇嘛敲着山门左侧钟楼内悬挂的那尊千斤重的大铁钟。张榕看了一眼金表，正好是九点钟。穿过山门，往前是三楹天王殿。殿内供奉着一丈二尺高的泥塑四大天王像。从天王殿中间大门穿过，前面有两个碑亭，分立在路的左右。亭内碑面上分别镌刻着满文、汉文、蒙文和被称为“图白忒”的藏文。这就是有名的皇寺四体文碑。张榕踱到右边刻有汉文的碑面旁浏览着碑文。那是国史馆学士罗绣锦的笔体。碑文记载着建寺院的始末及佛殿供奉的布局等内容。

看过碑文，张榕和张桂扶母亲向大殿方向走去，准备在那儿候着高鸿顺。那大殿建在高台之上，高约十米，细细数点，有24根明柱，内纵五楹，进深三楹，殿内彩壁辉煌，艳丽悦目。大殿四周莲花须弥座上立着围廊。歇山单檐式殿顶铺设着绿剪边黄地儿的琉璃瓦，在古松翠柳掩映下显得雄奇肃雅。张榕心中暗暗称妙，在奉天住了这么多年，还真不知有这么个好去处。

“二爷，这位是得莫奇（对二喇嘛的尊称）。”这时老家人领着一位喇嘛走来。

张榕赶忙施礼：“劳师傅大驾了！”

“善哉，佛殿的香客都回避了，请施主进殿。”

张榕姐弟扶着母亲登上台阶，得莫奇手捻佛珠，笑容可掬地说道：“今天拜佛的多，请你们抓紧时间。不瞒您说，一会儿

张儒成统领要来大殿拜佛。”

“张儒成？”张榕停住脚步：“是那位‘逃跑将军’张儒成吗？”

得莫奇赶紧向四下看了看，怯懦地道：“阿弥托佛，香客施主各自烧香拜佛就是了。”

“哼，鼠辈！”张榕冷笑道：“他？国人谁不为他感到耻辱。”他脸上现出冷峻的神情，回顾起那场战争，那是甲午开战后的事情，平壤之役左宝贵殉国，继而黄海大战，北洋舰队受挫，日军进犯辽东，偷渡花园口。11月金州告急，仅6天的工夫金州便失守，致使大连湾陷落。中旬日军逼近旅顺。当时旅顺驻清军33营，约一万五千人，与日军数量相当。虽然有徐帮道那样的爱国将领浴血抗敌，怎奈守将心不齐，更有临阵脱逃者涣散士气、动摇军心。这张儒成是白玉山的守将，未战先逃，使日军得以长驱直入，血洗旅顺，留下千古耻辱。

“这国家不正是败坏在这些败类的手中吗？难道佛爷连这号人也佑护不成。”张榕突然停下脚步对得莫奇道：“师傅，我们的时间得长一点，让张统领耐心候着吧。”

那得莫奇脸上出现难色：“嗯……，一会儿我来给你们念太平经。”

张榕也不理睬他，只顾观赏殿中的陈设和供奉。

只见大殿内高悬着一块横匾，上镌乾隆御书“海月常辉”，殿中供奉着六尺高的释迦牟尼像。前面供桌上有三尺高的迈达里佛一尊。释迦牟尼左右是阿难、迦叶、弥勒佛、燃灯佛、莲花生佛、无量长寿佛。东西两侧供奉着五尺高的泥塑八大菩萨。上面有木制悬梁，供奉着三尺高的泥塑十八罗汉。明柱东西分别挂白度母和绿度母画像。其上方各有木制雕刻舍利宝塔一座。天花板上是彩绘的佛城，中间有八角型的藻井，里面